

吕洋 程腔传薪火 初心赴梨园



吕洋舞台照

■ 记者 张洁

2026年是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，“津彩七院焕华章”系列演出序幕拉开。首场演出是农历大年初三在滨湖剧院上演的大戏《锁麟囊》，主演正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、天津京剧院一团团长、程(砚秋)派艺术传承人吕洋。

自十七岁首演《锁麟囊》至今，这出戏已伴随吕洋走过了三十载艺术人生。百余场的舞台锤炼，让薛湘灵这个角色超越剧本，深深融入了她的艺术血脉。

吕洋师承孟宪培、赵荣琛、王吟秋、李世济等梨园名家，承袭的不仅是程派严谨的声腔与身段，更是对传统艺术的那份敬畏与法度。在《香莲案》《楝树花》等新编剧目的创作与排演中，她始终探索着传统京剧程式与当代审美相融合的路径。她是院团的管理者、戏曲的从业者，也是观众心目中真正的“天津角儿”。

幸得三师亲指教 程腔吕韵苦寒来

“我们家，天天都是戏。”吕洋的开场白带着几分命中注定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当流行旋律飘荡在大街小巷时，吕家的日常里，始终回响着张君秋华美唱腔与程砚秋幽婉婉转，戏曲声腔成为她最熟悉的童年背景音。

父亲是精通司鼓的资深票友，母亲曾学过舞蹈，浓厚的艺术氛围与严格的家风家教，共同构成了吕洋的成长底色。吕洋坦言，父亲对她的要求极高，放学晚归几分钟都会被仔细询问。这近乎严苛的管教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她严谨守时、自律自持的品格，也为日后从艺治学埋下了规矩的种子。

父亲收藏的戏曲盒带是她的艺术启蒙，李世济三盘完整版《锁麟囊》被她反复聆听，旋律深深刻进大脑。一次，父亲让她去买炒菜的作料，途中邻家飘出《锁麟囊》的唱段，年幼的吕洋驻足听了近半小时，忘了该干什么，也忘了回家。那婉转幽咽的程腔，点亮她心底的戏曲火种，也注定了她与程派艺术的不解之缘。

四岁时，吕洋身着母亲缝制的红色戏服，在父亲单位的职工联欢会上完成了人生首次彩唱《女起解》。面对观众她毫不怯场，表演流畅、一字不差，天赋初显。

八岁报考天津市艺术学校京剧班，吕洋专业成绩优异，却因年龄小，需延后一年入学。

转年，她以公费生正式入学，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——毯子功、把子功等基础功课，同班同学早已熟练掌握，而她还在压腿、形体训练中步履艰难。“我常常第一个到练功房，一个人坐在地毯上。”清晨空旷的练功房，成为吕洋弥补差距、直面压力的阵地。她几乎忘了孩童的嬉戏玩乐，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埋头苦练，很快在基本功方面追上了同学。前期四年梅派学习，为她打下扎实功底，随后，主课老师孟宪培根据她的嗓音条件，建议她专攻程派。她成为班里唯一的程派学员，以《贺后骂殿》开蒙。

因为程派有着独特的发声、气息与咬字体系，所以她要从零起步。数灯、吹气、对着细孔持续练气，严苛的基础训练既枯燥又磨人。但吕洋始终坚信，艺术没有捷径，唯有下足苦功夫、笨功夫，才能把根基打牢。

汇报演出《贺后骂殿》那天，天降大雪。演出成功，她在校园里拍下一张照片：穿着板正的小风衣，戴着鸭舌帽，雪花纷飞。“现在回头看，觉得意义非凡。”她将此视为“立雪程门”般的象征，“冥冥之中，仿佛有一种使命。”

作为当代程派艺术的中坚力量，吕洋的艺术学习，清晰地勾勒出一条承续的脉络。她师从赵荣琛、王吟秋、李世济三位名家。老艺术家们风格各异，却以各自的方式，共同为搭建起一个正统而完备的程派艺术体系。

那时她每周往返京津两地，向赵荣琛老师求教。为《荒山泪》中“樵楼上”三个字的发音，她反复上了三堂课。即便委屈落泪，也记牢了老师“举一反三”的教诲。赵荣琛老师对吐字归韵、声腔情感的极致要求让她明白，程派的一字一腔，皆有心、有情、有魂。

王吟秋老师对吕洋有三条要求：不准改戏、不准打扮得花枝招展、不准期待表扬。这三条，既规范了舞台演绎，更塑造了青衣的内在修为。王吟秋老师为她完整示范《锁麟囊》中的身段，每一个神态、每一处步法都口传心授，成为她舞台表演的底气。吕洋在传承中精准把握气息控制与共鸣转换，让程派唱腔兼具婉约之美与内在张力。

李世济老师是吕洋儿时的偶像，求艺之路却格外曲折。她曾独闯后台毛遂自荐，而后一年半书信致意，终得倾囊相授。李世济老师更注重表演之美与人物塑造，强调程派不仅美在声腔，更美在角色的内核。吕洋细细领会，后来在表演与教学中始终引导学习者吃透剧本、揣摩内心，将声腔、身段与人物情感融为一体。

百场《锁麟囊》 与角色共生

谈及恩师李世济，吕洋的语调不自觉地柔软了起来。其实，这段师徒缘分并非水到渠成，而是一场关于心性、与艺德的漫长淬炼。“李世济老师并不轻易收徒，她说要看学生到底是认真学，还是只图虚名。”即便已随老老师学戏多时，正式的拜师却悬而未决。直到吕洋备战梅花奖的关键时刻，专场演出之前，李世济老师突然打来电话，细致地指出她在《荒山泪》中一处水袖的用法尚有琢磨的空间，邀她来家里细说。吕洋一点儿没犹豫，立即出发。这个出于纯粹求知欲的选择，成了打开师门最后一道

关的钥匙。

演出成功后，李世济老师以两种方式表达了对吕洋的认可：她对着已故伴侣、京胡演奏家唐在斝先生的房间动情地说：“老唐，咱们的程派艺术终于有人能接下去了。”在央视某档节目的采访中，她又特别提及：“吕洋晚上有戏，下午还赶来学习……她是真爱艺术。”

对经典的诠释，是与角色共度的漫长修行。正如《锁麟囊》中的薛湘灵，在吕洋不同的人生阶段焕发出了不同的光彩。“艺术的魅力就在于，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悟性。”她引用艺术追求的境界——生、情、美、永、化，认为最后的这个“化”字，便是将个人生命体验与角色融合的过程。“年轻时重在‘学术’，掌握法度；如今是‘用生命去唱’。”她将自己与薛湘灵视为两个共同成长的女性，每次登台都是新鲜的生命碰撞。

吕洋坦言，耳熟能详的经典反而更难演。“观众都会唱，对戏的要求更高。大家为什么要进剧场看你？”她渴望与观众产生“化学反应”，“登上舞台，看到满场观众的那一刹，状态自然就来了。”她会敏锐捕捉台下的反馈，唱到哪儿叫好热烈，意味着观众喜欢强烈的表达；唱到哪儿台下静默品味，则说明观众需要更细腻的处理。

近年来她赴南方巡演，遇到大量年轻观众，反响超乎预期，“北方观众喜欢‘过瘾’，希望演员唱得正宗、味道足；南方观众更注重‘腔调’，沉浸于演员的一招一式、眼神、表情的细腻韵味。”但无论南北，观众对程派艺术的热爱同样真挚。

作为程派传人，吕洋始终在拓展艺术的边界。她先后创排《香莲案》《玉簪缘》及现实题材剧目《楝树花》，每一次都是对自我的挑战。尤其是《香莲案》，它并非简单改编，而是对秦香莲这一经典形象的重塑，难点在于既要承接传统，又要树立一个属于当代的、立得住的舞台形象。

她分析新编《香莲案》的成功，在于让人物贴近了当代观众的情感逻辑：秦香莲不再仅是哭诉的弱者，而是在被抛弃后保有尊严、在孩子受威胁时奋起反抗的刚强母亲，更符合现代女性思维，让观众更能产生共情。后来《香莲案》被拍成电影，获得业内广泛认可。

更大的挑战来自《楝树花》。这是天津京剧院首部现实题材剧目，讲述“时代楷模”王继才、王仕花夫妇驻守开山岛的故事，舞台上大部分时间只有两个人物，创作难度极大。剧组前往开山岛采风，排戏过程也如“守岛”，在排练厅里反复打磨。“从王仕花身上我深深感悟到，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，必须心无杂念、纯粹执着。”吕洋将这种感悟与自己的从艺之路联系起来，“没有一根筋的精神，成不了事。”她塑造的这个角色也得到了王仕花本人的肯定。

艺术水准不能降 德与艺必须并重

身为天津京剧院一团团长，吕洋肩上的担子一头是艺术，一头是传承。“一个院团，艺术生产若断层断档，是根本性的损失。”她将培养新人视为最紧迫的使命，遴选好苗子的首要标准是“真正热爱艺术”。她更相信身教重于言传，要以自己在舞台上的光芒与舞台上的感悟，去点燃学生内心的火种。“我要释放一种人格魅力，让他们产生信任，愿意跟着走。”

吕洋访谈 守住京剧审美高度 读懂年轻观众需求

记者：您曾在2024年筹办了纪念程砚秋先生诞辰120周年——“程韵洋声”专场展演，在京剧界引起很大反响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做这件事的初心是什么？

吕洋：对我而言，这件事承载着多重意义与情感。作为程派后学，我对这门艺术心怀敬畏。我的老师们曾亲身追随程大师，向我讲述了那么多生动的往事。假如没有程先生开创这门艺术，就没有我们后来者的立足之地。那次专场演出，是我向授业恩师们交出的答卷。他们倾注在我身上的心血，已融入了我的每一次舞台呈现中。同时，那也是对多年来厚爱我的观众的真诚回报。对我个人，这更是一次关键的归零与重启，我想借此机会褪去浮华，沉心静气，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道路。为下一阶段的学习，我也提醒自己，“程派艺术既要守住本身的魂，也要能和当下的观众说上话，让这份古典之美叩响当代人的心门。”

记者：您如何理解传统艺术的守正与创新？

吕洋：创新肯定要搞，短视频、新媒体这些该尝试就试试，不能躲着。但有一条底线：不能为了追数据、赶潮流，就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根本给丢了。得先把该守的东西守住了、守牢了，心里有了定海神针，脚下才能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往前走。艺术这东西，掺不得半点假，它的成色究竟有几斤几两，到了台上，到了观众心里，自然会见分晓。

记者：您认为京剧演员应如何与年轻观众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？

吕洋：关键在于沉下心来“读懂”年轻人，而非盲目追逐潮流。通过与年轻观众，尤其是高学历年轻观众的深入交流，我发现，他们的审美非常敏锐：痴迷细节，追求一种真实、不刻意、在一个不经意间打动人的美感。一个细微的眼神、一处含蓄的唱腔处理，往往能在瞬间点燃他们的热爱，形成情感的共鸣。因此我认为，一切的前提是艺术本体必须过硬。只有当我们守住了京剧最核心的感染力与审美高度，同时真诚地去了解年轻人的喜好与精神需求，才能做到的放矢，实现一场有价值、有温度的双向奔赴。

记者：咱们观众称您为“天津角儿”，您怎么看这个“定位”？

吕洋：我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沉甸甸的感恩之情，总想着怎么才能回报天津这片把我养大、把我捧起来的沃土。走南闯北这些年，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：只要是天津出去的角儿，在全国同行眼里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我有时候想想，我真正开始学戏时都算晚了，心里是真着急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才更觉得咱们天津这块地方，水土就是养人，就是能出人才、出好戏。这份自豪，还有对未来的期待，一直推着我不停向前。

(图片由吕洋提供)



吕洋

1979年出生，天津人，天津京剧院一团团长，程派青衣，毕业于天津市艺术学校、中国戏曲学院。代表剧目有《锁麟囊》《春闺梦》《香莲案》等。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奖项。

谈及个人的艺术规划，吕洋显得开阔而笃定。如今她不再拘泥于“接下来学哪出”的具体目标，而是指向了一种内在的追求——超越自我。她以《楝树花》为例，悟出“演员不能太挑剔，要敢于挑战极限，哪怕挫折也是财富”。她希望每年都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强。

身兼名角、导师与团长，如何做好平衡？吕洋说：“这不是三选一，而是三位一体，每一项都要付出百分之百。”凭着做演员的切身经验，她能更精准地理解剧团艺术家的需求，为他们提供实质帮助。她说：“我们的团很简单：艺术水准不能降，德与艺必须并重。”

吕洋的人生轨迹已与程派艺术血脉交融。传统的生命力既源于对根脉最深切的敬畏与坚守，也离不开与时代对话、与生命共鸣的胆识与智慧。这条路她走得专注，亦走得开阔；而新的篇章，正随着那悠扬的程腔，徐徐开启。

讲述

为天津曲艺大舞台再添一把火 重建声远茶社，接续曲艺文脉

口述 王文磊 采写 徐雪霏



王文磊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天津河北鸟市的声远茶社曾是最火爆的相声园子之一，周德山、马桂元、杨少奎、班德贵等前辈艺人皆曾在此登台。如今，在南京路金泽大酒店内，一家新的“声远茶社”悄然开张。创办人王文磊是著名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昆的徒弟、宝坻区曲艺家协会主席。他每日在此坚守演出，希望通过恢复这一老品牌，让传统曲艺在新空间焕发新机。他对记者讲述了自己与曲艺之间那段难舍的缘分。

天生喜欢唱评剧 到唐山拜师学艺

1988年，我出生在宝坻县周良庄乡(今宝坻区周良街道)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最爱看宝坻电视台的评剧票友打播节目——《开心双休日》。票友轮番登台，各展所长；专家现场点评，字字珠玑，还会登台献艺。那婉转悠扬的唱腔、韵味十足的身段让我着了迷。家里没有干这行的，没人教我唱戏，可我就是喜欢。

那时我没有电脑，上不了网，学校也没有相关的课外班，电视是我接触评剧的唯一窗口。我模仿着唱

腔、比画着身段，把所有课余时间都倾注在这份热爱里。虽然只是自学摸索，连最基础的发声技巧都不懂，但我乐此不疲。

2008年，我考上了大学，也迎来了一段“自由时光”。我一有空就去网吧上网，找评剧资料、听经典唱段，压抑已久的喜爱如破土而出的嫩芽疯狂生长。只要学校办晚会、文艺汇演，我就主动报名，登台唱一段评剧。也是在那一年，我收获了一份惊喜——有一位宁河的老大哥，在唐山工作，与评剧表演艺术家、洪派创始人洪影老师一家交情很深，常登门拜访。他得知我痴迷评剧，便主动提出带我去唐山见洪影老师。

当大门打开，老艺术家站在我面前，我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她已年近八旬，但思想很前卫，只要年轻人愿意接触评剧的唯一窗口。我模仿着唱

起，每到周末，我就买一张19块钱的火车票，坐绿皮火车去唐山。

洪影老师待我像亲孙子一般，亲自下厨给我做饭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，她在炒蒜薹之前，会耐心地把蒜薹较老的部分掐掉，特别认真、特别亲切。吃饭时，她不停地给我夹菜：“孩子，你正长身体呢，多吃点儿。”学戏时，她一字一句纠正我的唱腔，手把手教我身段，教我怎么表达情感。闲谈时，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好好学习，找份好工作，评剧就当爱好，别指望靠它挣钱。但只要你喜欢，随时来家里，我随时教你。”

在洪影老师的指导下，我的评剧水平突飞猛进，不仅掌握了洪派小生的演唱技巧，更领悟到评剧艺术的精髓。2011年，我迎来人生中一个重要时刻——成为洪影老师的关门弟子。

在鼓楼邂逅京东大鼓 登门拜访董湘昆先生

那是一段温暖的、令人难忘的日子。老师的谦逊、善良、对艺术的执着深深影响了我。可惜拜师后没多久，2012年6月，洪影老师便因病去世。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悲痛欲绝，整日精神恍惚。纠结再三，我暂时搁置了评剧演唱，心底那份热

爱也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2012年年底的一天，我在鼓楼附近遛弯儿，走到鑫森雅韵琴行门口，听到里面传来一段唱腔。那声音铿锵有力、韵味十足，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耳朵。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。

那位老师唱完一段，看到玻璃门外的我，笑着走出来：“你喜欢这个？”我忙点头：“特别爱听，您唱得太好听了！”当我告诉他我是宝坻人时，他更是惊喜地说：“这可太好了！我唱的这京东大鼓，就发源于宝坻！”

他告诉我，他叫孙寿青，师从著名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昆先生，师爷是京东大鼓的定名人刘文斌先生。那老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宝坻人。

我也介绍了自己的经历。孙老师说：“你说话没有齿音字，口音与京东大鼓的要求正好对路，而且你有评剧的底子，要是想学京东大鼓，一定事半功倍。”他拿了一副鸳鸯板给我，“你先练练手儿。每个周末下午我们都在这个店里聚会，你要有空就过来一起玩儿，慢慢就入门了。”

拿着那副沉甸甸的鸳鸯板，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孙老师的热情与鼓励，让我重新燃起内心对传统艺术的热爱。回家后，我听了董湘昆先生的京东大鼓作品《送女上大学》，“火红的太阳出山，朝霞铺满了半边天”。那熟悉的乡音，仿佛带我回到了老家的田间地头。忽然想起有一年央视春晚，冯巩、郭冬临的小品《旧曲新歌》，唱的正是京东大鼓的曲调。

打那时起，每个周末下午我都会去鑫森雅韵琴行，和孙老师以及曲艺爱好者们一起听唱段、练打板、学唱腔。孙老师对我格外关照，从最基本的板眼教起，左手拿板、右手拿鼓槌子，一个节拍一个节拍地纠正，一个

字一个字地抠唱腔。他常说：“京东大鼓讲究的是字正腔圆，既要唱出乡音的质朴，又要蕴含情感的真挚。”在孙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从最初的打板不熟练、唱腔生硬，到后来能完整演唱简单的唱段，一点点入了门儿。

2013年1月，孙老师带着我到董湘昆先生家中拜师。董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卧病在床。当孙老师告诉我我是宝坻人，也真心喜爱京东大鼓时，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用宝坻话和我聊天，叮嘱我：“京东大鼓是咱宝坻的宝贝，你一定要好好学，把它传承下去，别让这门艺术断了根儿。”

董老先生有六十多个徒弟，但徒孙寥寥无几。孙老师提出想收我为徒，也能让董老先生高兴高兴。我觉得太好了，其实我在心里已经把孙老师当师父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

拜师仪式定在2013年4月21日。我和师父专门去董老先生家，和他及家人一起拍了照片。2013年5月26日，董湘昆老先生去世。我再次感受到失去前辈亲人的痛苦，但我知道，不能辜负老先生的期盼。

教外国人唱京东大鼓 恢复声远茶社老品牌

不久后，我参加曲艺票友大赛，演唱师父教我的京东大鼓唱段，获得了“天津十大曲艺票友”称号。我又惊喜，师父比我还高兴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文磊，你太争气了，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，更没辜负董老先生！”

这次获奖，让我在曲艺界有了点名气。我又陆续参加了多次曲艺比赛和演出，在舞台上积累经验，打磨技艺，演唱水平也提高了。逐渐有人知道，有

一个叫王文磊的年轻人唱京东大鼓。

2016年，我邀请三十多位表演艺术家来到我的老家——如今的宝坻温泉城，举办了一场关于宝坻戏曲曲艺的研讨会，让更多人关注到宝坻的戏曲和曲艺。虽然我主要在市区工作，但只要老家有下乡演出、传统文化普及等活动，我都会回去，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曲艺表演。

天津图书馆邀我做京东大鼓讲座，向爱好者分享京东大鼓的起源、发展与未来；南开大学的鲍展培教授邀请我给200多名外国留学生上对外开放课，没想到，他们对京东大鼓表现出了浓厚兴趣，课后围着我，希望继续学。我带着外国留学生参加了津门曲荟、大学生曲艺周、全球华人春节联欢晚会等活动。他们成了京东大鼓的“海外宣传员”。

我到北京与前门老舍茶馆、大栅栏广德楼合作举办曲艺专场，主要唱京东大鼓，也演出评剧折子戏，同时学习人家的经营理念。随后，我在宝坻运营塞纳岛小剧场，在宁河打造智汇渠梁小剧场，专门安排京东大鼓演出。

2025年年初，我开办了声远茶社。这个名字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河北鸟市的“声远茶社”，我希望能把这个老品牌恢复起来。开业后，茶社逐渐步入正轨，每天演出戏曲、鼓曲、相声、经典折子戏。可通过网络平台购票，既服务本地观众，也吸引外地游客。

一路走来，陪伴我的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，我们组成专业团队，没人计较名利与得失。虽然我们面临着资金短缺、观众流失等困难，但看到观众专注的眼神，听到他们热烈的掌声，便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也坚持登台演出，既唱京东大鼓，也唱评剧。我愿以热爱为舟，带着对传统艺术的深情与担当，在传承弘扬的道路上坚定前行。